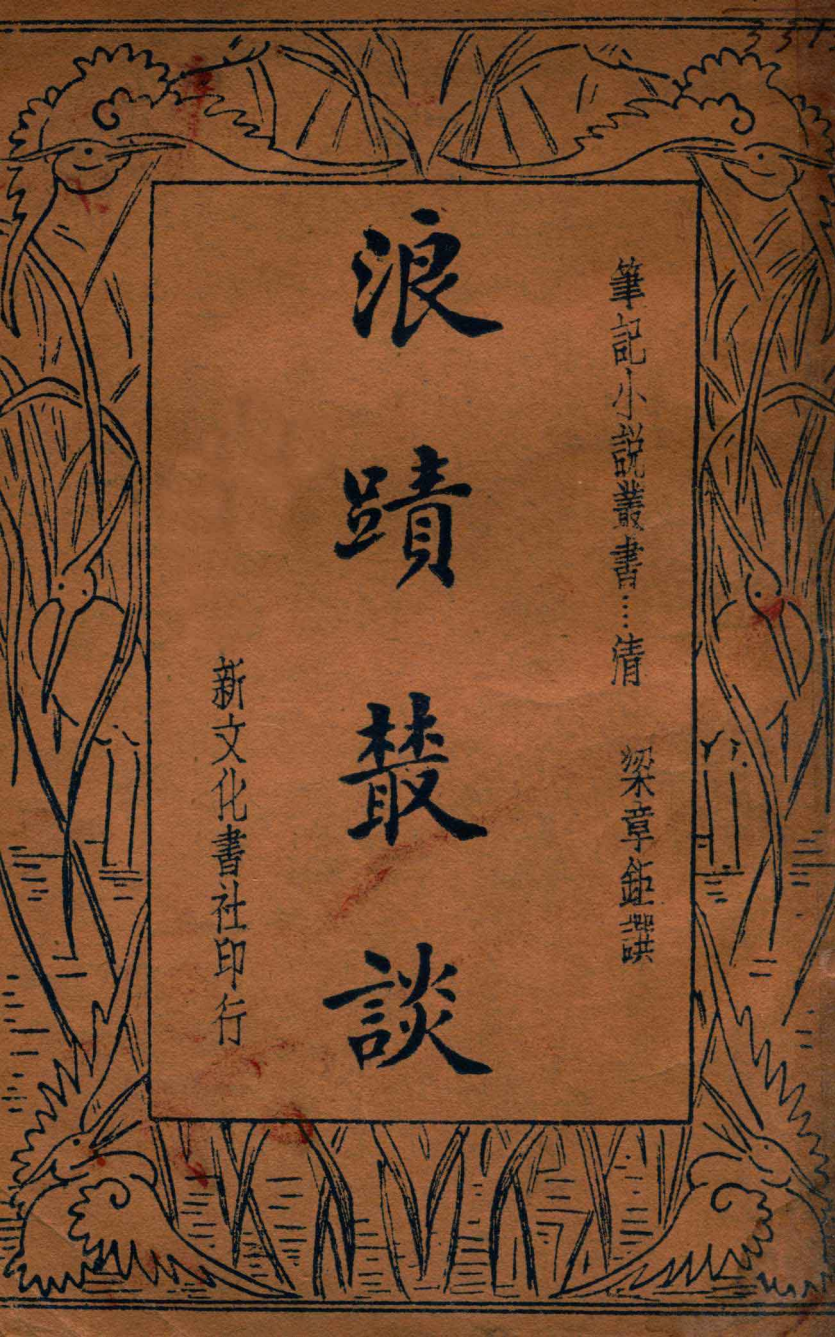




浪 蹟 叢 談

筆記小說叢書...清

梁章鉅撰

新文化書社印行

版權
所有

版三月三年四二

書叢說小記筆

浪 蹟 叢 譚

册一裝洋

定價五角五分

鐳	章	梁	者	譔
銘		何	者	校
社	書	文	者	版
路	馬	海		出
社	書	文	者	行
舊	代	均	者	發
		局	各	
		書	埠	
		太	各	
			省	
			各	

新式標點各種舊小說

彭公案	洋裝四冊	定價三元六角
濟公全傳	洋裝四冊	定價三元二角
施公案	洋裝四冊	定價四元四角
三門街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五角
再生緣	洋裝一冊	定價一元一角
薛剛反唐	洋裝一冊	定價九角
大紅袍	洋裝一冊	定價九角
小紅袍	洋裝一冊	定價五 角
列國演義	洋裝四冊	定價二元四角
三國演義	洋裝四冊	定價二 元
水滸	洋裝四冊	定價二元二角
蕩寇心	洋裝四冊	定價二元二角
紅樓夢	洋裝六冊	定價二元八角
紅樓圓夢	洋裝一冊	定價八 角
英烈傳	洋裝一冊	定價九 角
乾隆遊江南	洋裝二冊	定價一元一角
說唐金傳	洋裝一冊	定價八 角
雙美奇緣	洋裝一冊	定價六 角
平山冷燕	洋裝一冊	定價六 角
四遊記	洋裝一冊	定價一 元
五虎平西	洋裝一冊	定價一元二角
五虎平南	洋裝一冊	定價一 角

浪蹟叢譚目錄

浪蹟

西湖船名

張臯文編修

雲臺師唱和詩

大傅銜

二十四橋

水倉

喜雪唱和詩

顏柳橋

吳槐江督部

陳頌南給諫

陳玉方侍郎

學士緣起

諡文

綠營武階

鼓譟

改元

請鑄大錢

別北東園詩

金衙莊

劉芙初編修

眉壽說

廣廈

建隆寺

喜雨唱和詩

師友集

雲臺師壽聯

李和軒廉訪

沈鼎甫侍郎

莊虞山總戎

諡法

諡文正

武職回避

武生武舉

永嘉

請行鈔法

西湖紀遊詩

慕園雅集詩畫冊

金山

紅船

棧園

桃花庵三賢祠

下河舟中雜詩

少穆尙書贈聯

但都轉壽聯

許小琴分司

吳退旃尙書

翰林院緣起

追諡

封爵

傘蓋

虛銜

保大

開礦議

錢塘

虎邱寺周鼎

焦山

相府新舊門聯

小玲瓏山館

眞一壇

重陽

焦山紀游

許周生駕部

童石塘郡丞

俞陶泉都轉

大學士緣起

奪諡

武階

世職

仰

日本

行貝驢

嘆夷
天主教
科目
三保太監
趙普
平淡
惡名
九錫
目疾虛實
揩牙方
產婦胞衣不下
疝氣
服海參
解砒毒方
人參
葉天士遺事
乙瑛碑
吳興皓通
魏代兼用
人死別稱
單名空格

鴉片
均賦
冗員
獅
宋江
巧拙
醜名
巧對補錄
天然水
固齒仙方
接骨仙方
鼻血
神仙酒
延壽丹
高麗參
石鼓文
張遷碑
碑書夫人
碑有旁注
填諱
碑誌異文

水雷
斛制
鄭謙止之獄
龍神
張居正
以意命名
避諱
雜謎續聞
皮硝桑葉湯
物入肺管
祛邪靈藥
魚骨鯁
居易錄分甘餘話各方
三世醫
參價
宮伯卣蓋後釋
碑中稱諱
碑書遭憂
中元後元
尼稱和尚
李斯字

破考
赦令
姚明山之謎
睢工神
外夷月日
以五行命名
觸諱
方藥
冰黃散
小兒脫肛不收
蛇咬蜂螫
服核桃
無顏錄兩方
雄黃酒
肉桂
焦山鼎銘
私諡
總敘旁及
空格書
顧命
諸葛碑

瘞鶴銘舊拓本

書畫精鑑

思翁書品

寫真

易元吉

倪雲林

江山雪霽卷

楊二山鑒賞

牧牛圖

有筆有墨

宋左彝論詩

太白詩

陳午亭說杜詩

劉宮保說杜詩

旗字押韻

禪語翻進一層

小泊吳門二首

絕域金石

王晉卿索蘇書

記筆三則

黃要叔

華光僧

高房山

海天落照卷

宋漫堂鑒賞

考試畫師

詩話

謝康樂詩

溫飛卿詩

李文貞公說杜詩

王東淑論詩兩則

菊花詩梅花詩

人日疊韻詩二十三首

杭州新宅八首

買王買褚

鮮于伯幾詩刻

記紙四則

蒲延昌

無李論

寶繪錄

秋山卷

王弇州鑒賞

張翼

疊字詩

陶靖節詩

李長吉詩

蘇齋師說杜詩

郭頻伽論詩兩則

說詩謠語

留別邗上諸同人一首

蘇米署名

李待問

特健藥

小李將軍

合作畫

沈石田世家

米畫不過三尺

王百穀題跋

任靖

倒用成字

河梁詩

徐筠亭說唐詩

蘇齋師說蘇詩

詩集之富

中興

懷邗上諸君子二十三首

浪蹟叢譚

清 福州梁章鉅撰

浪蹟

余於道光丙午。由蒲城挈家過嶺。將薄游吳會間。客有誦杜老近侍卽今難浪蹟。此身那得更無家之句。以相質者。余應之曰。我以疆臣引退。本與近侍殊科。現因隨地養病。兒孫侍游。更非無家可比。惟有家而不能歸。不得已而近於浪蹟。或賣舟。或賃廡。流行坎止。仍無日不與鉛槧相親。憶年來有歸田瑣記之刻。同人皆以爲可助談資。茲雖地異境遷。而紀時事。述舊聞。間以韻語張之。亦復逐日有作。歲月既積。楮墨遂多。未可仍用歸田之名。致與此書之例不相應。因自題爲浪蹟叢談。浪蹟存其實。叢談則猶之瑣記云爾。

別北東園詩

僑居蒲城。四載有餘矣。北東園中。草木日長。半畝塘中。魚亦漸大。甚可閉戶自娛。而蒲中風俗日偷。省中時局亦頓異。所聞所見。多非意料所期。兒輩每勸余遠游以避之。適浙中許芍友太守停書。書來招遊西湖。因於仲春之吉。幡然出門。挈恭兒眷屬。過嶺。瀕行成別北東園四律。以紀不知者。尙以爲西笑也。詩云。浪蹟原非計。懷居豈謂賢。本來同寄廡。何事不歸田。去住無安土。吳淞華廉訪舊贈句。窮通總樂天。彭詠荻副憲舊贈句。莫疑雲出岫。漫學地行仙。聳身泉嶺上。仙霞嶺卽古之泉嶺。洗眼越谿行。且快鷗鳬性。都忘燕雀聲。烟霞三竺麗。花柳六橋明。老尙耽游事。無人會我情。婦孺競追隨。浮家亦自宜。

時恭兒偕婦攜兩孫往揚州歸寧余亦藉訪竹園親家也分無羈旅感。真慰友朋思。浙中許芍友雲間練笠人太守邦上但雲湖都轉皆渴欲相見已過懸車限。何煩運甓疑。時有謂余以舟車習勞將爲重出計者烟波憑所適。那有北山移。東園不能住。何況北東園。時事難高枕。吾生慣出門。栖栖竟忘老。耿耿未酬恩。且復添詩料。珍留雪爪痕。

西湖紀遊詩

此番出門。以游西湖爲主名。既小住武林。得許芍友連日導游。游事亦頗暢。此平生第一勝踐。僉謂不可無詩。而余正以游事之忙。不暇爲詩。且老而倦吟。成詩實亦不易。惟於事後追憶。成五古二百四十言。不過有韻之游記云爾。其詩云。西湖我曾到。一別三十年。中間屢經過。人事多牽纏。今茲挈家來。盡將俗慮捐。佳游非草草。莫嗤老來顛。吾徒許太守。分日排吟牋。吾友楊與甘。楊飛泉太守鶴書甘小蒼邑侯鴻俱帳隨所便。張郎善導游。張仲甫中翰應昌勝踐開必先。金王兩尊宿。金亞伯廷尉應麟王蘭沚觀察有壬急急招湖舡。南山達北山。往還若飛仙。外湖瀟裏湖。六橋如梭穿。艚光最高頂。目極東海壖。更矜腰脚健。直躡丹臺巔。下山有餘興。齊尋古玉泉。纖鱗如不隔。濠上真悠然。煌煌表忠觀。屹立長堤邊。摩挲碑碣壯。照耀湖山偏。凡茲所歷區。恰能補從前。况復儕輩愜。少長雜羣賢。逢恭二兒皆侍游。嶽雲方再興。邂逅萍波圓。鄭仁圃太守瑞麒適北上過浙同游白頭不期遇。猶記霓裳翩。堤上遇張靜軒同年鑒時已七十九歲山川古來美。時事難巧連。自非脫韁鎖。那能恣蹁躑。天教遲算身。酬此登眺緣。作詩聊紀實。非期後人傳。

按余之初游西湖。在乾隆五十九年。彼時詩膽甚羸。立成五言絕二十首。雜紀之。至都門。伊墨卿先生知余新游西湖。索觀近作。卽錄以應。先生不加批點。還之。且曰我生平不敢輕作紀游詩。君此後游事正盛。西湖當不止此一游。慎勿再作五言絕句也。余爲之愧赧者累日。此後屢過西湖。遂不敢再拈一字。惟此作藉以記事。本亦不敢言詩。回憶五十年前。有道箴規。今老矣。而工夫不加進。曷勝悚然。記得癸辛雜識中。載江西有張秀才者。未始至杭州。胡存齋攜之而來。一日泛湖。問之曰西湖好否。曰甚好。曰何謂好。曰。青山四圍。中涵綠水。金碧樓臺相間。全是著色山水。獨東偏無山。

乃有鱗鱗萬瓦。此天造地設好處也。語雖粗淺。然能道西湖面目形勢。爲可喜云云。今人爲詩。少能似此之質。而韻簡而諺者。則轉不如存拙矣。

錢塘

錢塘令甘小蒼問余曰。某以首縣銜參軫居首坐。而外間率稱仁錢。京師之仁錢會館。其名亦已久。不知何故。余曰。前明郡縣舊志。並先仁和。次錢塘。不知當時何所依據。伏查我朝大清會典。及一統志。皇輿表。皆以錢塘居首。自應謹遵。且考史記秦本紀。三十七年過丹陽。至錢塘。臨浙江。越絕書。秦始皇造通陵道。到由拳。治陵水到錢塘。咸淳臨安志云。秦會稽郡爲縣二十六。錢唐居其一。唐字本不從土。舊志引詩。中唐有甕。釋云。唐途也。迨唐時始加土。後遂因之。至仁和之爲縣。始於宋太平興國三年。見元豐九域志。資治通鑑注亦云。宋初。始改錢江曰仁和。其不應列錢塘之前審矣。憶余巡撫粵西時。有杭人呈遞履歷者。偶書錢塘爲錢唐。有某大吏斥其誤。某員力辨非誤。而某大吏愈怒。至相詬厲。時兩譏之。

西湖船名

杭州特鑑堂將軍。特依儒將風流。而懷抱深穩。當道光壬寅。嘆夷犯東浙。公以參贊。與揚威將軍相抗。揚威甚齟齬之。而朝廷素知其忠勇。故揚威驟而公獨全也。公本吾閩駐防。相遇於杭。鉅鄉誼甚篤。暇日嘗招同楊飛泉甘小蒼及恭兒。飲於西湖朱莊。竟日泛舟。而歸各賦詩紀之。余得一律云。郊垌小隊碧波灣。畫裏樓臺一再攀。三日前甫游此。邂逅客星依上將。招邀循吏話鄉關。楊甘皆吾閩人。雄談不覺花皆舞。縱飲渾忘鬢已班。漫說鏡中緣偶聚。天教此會重湖山。湖舫中小扁。鏡中緣三字。將軍所題也。將軍詢余湖舫舊扁名目。可得聞乎。余舉曝書亭集中一則示之。曰。西湖船製不一。以色名者爲游紅。申屠仲權詩。紅船撐入水中去。釋道原詩。水口紅船是妾家是也。以形名者爲龍頭。白樂天詩。小

航船亦畫龍頭是也。爲鹿頭。楊廉夫詩。鹿頭湖船唱報郎是也。有形色雜者。中爲百花十樣錦。錢復亭詩。又上西湖十錦船是也。有以姓名者。如黃船董船劉船。見吳自牧夢梁錄。大者謂之車船。蓋賈秋壑所造。棚上無人撐駕。但用車輪腳踏而行。其速如飛。小者謂之瓜皮船。歐陽彥詩。瓜皮船子送琵琶。張大本詩。瓜皮船小歌竹枝。周正道詩。瓜皮船小水中央是也。今時最著者爲總宜船。蓋取東坡居士淡粧濃抹總相宜之語。李宗表詩。總宜船中載酒波。凌彥翀詩。幾度湧金門外望。居民猶說總宜船是也。

按此朱竹垞先生自錄所見所聞。嗣厲樊榭先生又增廣爲湖船錄。今則名目愈多。殆難究詰矣。

金衙莊

杭州城中園林之勝。以金衙莊爲最。初屬章桐門閣老。後爲嚴小農河帥所得。余與河帥同官南河時。熟聞河帥盛稱此園之美。謂我若保得三年安瀾。定當乞身歸去。營此菟裘。後果符其願。聞初歸里時。益加崇飾。蔚成巨觀。余初與嚴帥有約。他日過杭。必信宿園中爲快。及余果得引疾過訪。值嚴帥追暑湖莊。但從門外遙望。芙蕖一片而已。嚴帥歸道山後。聞此園又將出售。而皆嫌其屋後大池。與城濠相通。夜間頗難防守。而余則正愛其一水盈盈。有浩淼之觀。非尋常園林所易得也。時余方在城中相宅。有爲此園憲修者。謂但得二千緡之價。便可賃居。余謂二千緡價本不昂。但修理之費。亦非二千緡不辦。非力所能任。因置之。回思章閣老嚴河帥。皆有德於余。華屋山邱之感。曷其有極。漫成一律。以記鴻泥云。杭州第一好園林。我到紛來感舊心。相府潭潭兼曠奧。侯門鼎鼎半蕭森。天成夏木千章繞。地接城濠一水深。三十年來重易主。可堪回首痛人琴。

按此園。爲前明金省吾中丞學曾別業。故至今尙稱金衙莊。入本朝爲臯園。歸少司農嚴顯亭先生抗。今歸嚴帥。城中又有庾園。順治中。爲沈香巖紹姬所構。今歸沈蓮叔巖使拱辰。臯園前後皆歸顏姓。庾園前後皆歸沈姓。亦杭城一故實也。

蓮叔之哲嗣小蓮孝廉。觴余於庾園。導觀所謂玉玲瓏石。按厲樊榭東城雜記云。玉玲瓏。宋宣和花繡石也。上有字紀歲月。蒼潤嵌空。叩之聲如雜佩。本包涵所靈隱山莊舊物。沈氏用百夫牽挽之力。致之庾園。又沈香巖玉玲瓏詩。自注云。石名玉玲瓏。靈隱包園中物也。高數丈。大十圍。數百人挽之。歷兩月餘始達庾園。合二說觀之。則此石似非其舊矣。

慕園雅集詩畫冊

舟泊吳門。董琴南觀察招同朱蘭坡同年楊芸士明經高復堂觀察。集飲慕園。蘭坡疊前唱和韻成二律。余與同人皆有繼聲。琴南復屬其詰嗣幼琴。作為畫冊。而和者益多。將成巨觀矣。蘭坡詩云。肯臺我欲掩柴荆。舊侶神馳本性情。感事難禁增首疾。吟詩漸嬾闢心兵。幼安避地知多遽。元亮歸田免號驚。目覩前緣能續否。相逢不意蓋先傾。仙霞嶺外牡丹林。惜別虹橋直到今。五載光陰何迅速。千秋著述肯銷沈。梗萍莫慰安家願。葵藿終殷望闕忱。幸得西湖移宅近。聞將賃居杭州扁舟訪戴約登臨。同時和作者。如琴南句云。宦途退比風中鷁。兒戲憂深霸上兵。小圃茶瓜留客易。故侯車馬避人驚。中丞小住胥江往來屏謝驕從復堂句云。蒿目橫流隨去住。撫膺碩畫付浮沈。率真聊遣聯吟興。論世仍殷報稱忱。芸士句云。意外忽教重捧襦。尊前且喜暫休兵。湖山勝處居堪卜。烽火銷餘夢不驚。語皆沈著。此外和題者。尚十餘家。如彭詠我副憲句云。誰信山中無樂土。空聞海上久銷兵。吳西穀京兆句云。此日禽魚還識客。當年草木盡疑兵。李石梧督部句云。重尋鴻雪痕如昨。偶憶鯨波骨尚驚。潘功甫中翰句云。竊思勇退諸公早。嘗客昇平一疏沈。皆蘊畜宏深。足增斯冊之重。附錄余和韻云。橫流何地設柴荆。垂老奔波豈性情。到處棲遲思寄廬。無端塊壘便談兵。郵籤深愧頻煩報。吳中余舊治至今往來尙煩郵吏探報園戶多嫌糾啄驚。難得五君繼高詠。襟期都向酒杯傾。第一名園翰墨林。慕園佳勝甲於吳中各官宅主人知古又知今。欣聞梨棗新編富。聞坡所輯國朝文鈔卷帙甚巨近正開雕肯聽丹鉛舊學沈。琴南以吳江新刻王西莊蛾述編見冊中有拙序軟語依然談藝樂。狂歌同此濟時忱。靈巖清曠穹窿奧。擬共秋來一再臨。席中有秋後游山之約。

虎邱寺周鼎

道光庚寅。余在蘇州藩任。曾偕程春海祭酒。錢梅溪參軍。訪虎邱雲巖寺。中周王子吳鼎。顧伊人虎邱志。所稱大香爐也。聞此物曾數轉入人家乾隆間。始復還寺。今寺僧十八房。輪月守之。未嘗輕出示人。余就僧房觀之。尚實灰於鼎腹。因與程錢二君詳加審眎。且話且吟。並製櫝刻銘。付寺僧鄭重守之。時吳中耆舊。同賦詩以紀。修爲盛事。期與焦山南仲鼎並傳不朽。實江南第一吉金也。今歲重游吳門。忽聞此鼎已失去。不勝疑惑。而又未得其詳。惜行程匆促。尚須回權時細按之。

張臯文編修

過毘陵時。訪張臯文編修之後人。不得見。訪臯文之甥董晉卿後人。亦不得見。晉卿爲黎襄勤公所賞識。余官淮海監司時。與相契重。每藉以詢臯文梗概。臯文所著茗柯文編。聞其名而未得讀其書。惟閱惲子居大雲山房文稿中所載一條。不勝欽慕。惜此時無此人。亦不聞有此言也。子居之言曰。臯文前後七試禮部。而後遇散館。已以部屬用。朱文正公特奏。改授爲編修。文正屢進達之。而臯文斷斷以善相諍。文正言天子當以寬大得民。臯文言國朝承平百餘年。至仁涵育。遠出漢唐宋之上。吏民習於寬大。奸孽萌芽其間。宜大伸罰。以肅內外之政。文正言天子當優容有過之大臣。臯文言庸猥之輩。倖致通顯。復敢壞朝廷法紀。惜全之何用。文正喜進淹雅之士。臯文言當進內能治官府。外能治疆場者。皆詹詹大言。救時藥石。臯文與曼雲先兄同成進士。同入翰林。余曾於庶常館數晤。接承其青睞。而不知其偉抱如此。彼時亦不知臯文工篆書。未及索其片紙數字。至今過其故里。時爲惋然。

劉芙初編修

過陽湖詩。訪劉芙初同年宅。不能見其後人。求尙綱堂集。亦不可得。憶在京師。與芙初結宣南詩社。

芙初本驚才絕艷。而近作大不如前。同人比之江郎才盡。芙初以病出京。家居尤貧瘁。晚患風痺。聞每飯尙煩其母太夫人手哺之。才人末路至此。甚可傷也。或問才盡之說。於古果有徵乎。余考史稱江文通作禪靈寺夢。張景陽索去足錦。宿冶亭。又夢郭景純索還五色筆。自爾才盡。此事自非子虛。惟前論才盡者。以宋魏了翁之說爲最正。然是講學家言。未可以概古今之才士。若文通之才盡。則信有可稽。文通雜擬詩三十首。載在文選。最爲著名。後人多效爲之。然如陳思王贈友云。日夕望青閣。以青樓爲青閣。豈非湊韻。謝臨川游山云。石壁映初暎。以初暎爲初陽。亦是趁韻。劉文學感遇云。橘柚在南園。因君爲羽翼。以羽翼說橘柚。亦無解於就韻。潘黃門述哀云。徘徊泣松銘。松是松楸。銘是誌銘。二字連用。未免牽強。郭宏農游仙云。隱淪駐精魄。此用江賦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之精魄。卽郭語也。而合成一句。亦未免乖隔。孫廷尉雜述云。憑軒詠堯老。謂堯及老子則不倫。又云南山有綺皓。謂四皓中之綺里季則偏舉。又云傳火乃薪草。此用莊子爲薪火傳之語。而草字湊韻。可笑。顏特進侍宴云。瑤光正神縣。亦縣神州。豈可摘用神縣二字。又云山雲備卿竊。池卉具靈變。以卿竊爲卿雲。已屬生造。以靈變爲靈芝。更奇。袁大尉從鴛云。雲旆象漢徒。謂如天漢之轉。謝光祿郊游云。烟駕可辭金。謂置身烟景。而金印不足羨。則又成何語乎。凡此似皆可以才盡例之也。

金山

余不到金山。已十六年。今夏舟至丹徒。爲守風不能渡江。又貪看都天廟會。泊京口者三日。乘暇率恭兒。偕其婦婉蕙。挈佳年僑年兩孫。坐紅船。遊金山。適丹徒縣官飭紀綱就山中設午餐。遂憩而飲焉。婉蕙談詩。席間問余曰。金山寺詩。自以唐張祐一首爲絕唱。此外果無人不閣筆乎。余曰。記得孫魴亦有詩云。萬古江心寺。金山名日新。天多剩得月。地少不生塵。櫓過妨僧定。濤驚濺佛身。誰言張處士。題後更無人。可謂誇矣。而實不及張之自然。乃李翱亦有詩云。山載江心寺。魚龍是四隣。樓臺懸倒影。鐘磬隔羣塵。過櫓妨僧夢。驚濤濺佛身。誰言題韻處。流響更無人。後四句全襲孫意。不知何故。三

人皆唐人也。郎仁寶謂明人莆田黃謙者。乃次張韻。而又不及。尤爲可笑。余謂襲前人名作不可。次名作之韻尤難。然亦視其人之才力何如耳。在京師時。嘗與吳蘭雪談詩。蘭雪極笑黃仲則黃鶴樓詩。必次崔顥韻。爲胆大氣粗。且悠韻如何押得妥。雖以仲則之才。我斷其必不能佳耳。適架上有兩當軒詩鈔。余因檢示之。蘭雪讀至坐來雲我供悠悠。乃拍案叫絕曰。不料雲字下但添一我字。便壓倒此韻。信乎天才不可及矣。飲次。有導佳年等觀郭璞墓者。婉董問曰。竊聞郭璞善葬。而必擇此地。其理何居。余無以判其說。但謂此是歷來相傳。究意無碑碣可據。因舉金山寺志中所載前明日本使臣中天叟詩。告之云。遺音寂寂鎖龍門。此日青囊竟不聞。水底有天行日月。墓前無地拜兒孫。後尙有四句。忘不得舉其詞。又有沈石田一詩云。氣散風衝豈可居。先生埋骨理何如。日中數莫逃兵解。世上人猶信葬書。如叩晨鐘。寐者可以深省。然不如墓前無地拜兒孫七字。深切而有味也。

焦山

初到邗上。知好卽欲招游焦山。憶官蘇藩時。以開壩催漕諸役。蓋無歲不登金焦。又於乙未年。曾偕逢兒曉兒信宿焦山松蘿閣。備領山中勝事。輒爲神往。或言焦山古名樵山。因漢處士焦光隱此。故名。羅茗香曰。聞之江鄭堂藩言樵字常作譙。不知其義何居。余曰。杜佑通典。載京口有譙山戍。太平寰宇記。亦以譙山爲戍海口之山。嘉定鎮江府志云。江淹焦山詩舊本。作譙山。是皆鄭堂所據。知北宋以前。尙名譙山。譙有望遠之義。故戍樓名譙樓。戍山亦名譙山也。宋以後始以焦孝然之事附會之。孝然避兵。娶婦於揚州。見三國志注。彼時孝然年尙幼。未必卽有隱焦山被三詔之事。且孝然爲魏以後人。蔡伯喈卒於漢末。在孝然之前。焦君之讚。當別是一焦君。似蔡亦無爲孝然作讚之事。但因孝然而名山。相傳已久。而古字之從譙。似我輩不可不知耳。茗香甚以爲然。焦山水品庵中。有長沙陳恪勤手書一聯云。山月不隨江水去。天風時送海濤來。跋云。此山中舊聯。不知爲何人所作。今久無存。山僧數爲吟誦。余甚愛之。以屬對不甚工。或亦傳述之譌。因以江月易作山月。流水易作江水云云。而自然

庵中林少穆尙書。亦書此聯。作江月不隨流水去。天風直送海濤來。跋云。此朱文公句。陳恪勤不審所出。易江月爲山月。流水爲江水。又誤以直作時。今重書以正之。

按陳恪勤固以意輕改舊句。而少穆亦偶爲審也。此宋趙忠定公汝愚。同林擇之姚宏甫游吾鄉鼓山詩句。朱子喜之。爲摘天風海濤四字。大書磨厓於巔岩峯頂。後人又爲建天風海濤亭。今亭久圯。而摩厓字猶存。此句亦長在人口。不知者遂誤以爲朱子詩。今趙詩載鼓山志。厲樊榭宋詩紀事。亦錄之。此聯以題鼓山。固佳。今若移題焦山。則情景尤真切。故樂爲辨之。記得水晶庵壁。又有入室果同水晶域。開門正對石公山一聯。殊工雅。忘卻何人所題。石公山卽象山。正與焦山相對也。又記得丁未夏。余游焦山。時借庵詩僧猶健在。前一年是其八十誕辰。借庵索余補贈聯句。時從游者已停橈相待。乃手揮十四字與之。云山中鶴壽不知紀。世上詩聲早似雷。句雖未工。而意頗切。借庵稱謝不絕口。而余則久忘之。今此聯尙懸海西庵壁。閱之如同隔世矣。

雲臺師唱和詩

余以五月廿日卸裝邗城。廿一日走謁阮雲臺師相。時吾師年八十有三。闊別五年。雖語言步履。稍不逮前。而精神興致極好。廿五日。卽承折柬招余同畢輜齋茂才泛舟湖上。飲於長春橋畔之邗上農桑。吾師所修復別業也。歸輿。率成一律奉謝云。涉洄邗上舊農桑。雅愛清游寂寞鄉。二客恰宜伴坡老。一湖早已屬知章。舫中畫本資欣賞。適攜舊藏書畫數事於舟中共觀極爲吾師所欣賞市外盤殮許飽嘗。我本公門雜桃李。長春花柳共成行。師於門外湖塘新栽花樹甚夥三十日。復承招同詩人王望湖阮慎齋孟玉生僧小支游雙樹庵看竹。疊前韻一律云。洗眼精藍話宿桑。相逢都在水雲鄉。尋花乍入長春地。看竹還歌有裴章。古調閒中欣靜契。時聽僧樹菴彈琴。清齋午後快同嘗。是日蔬食話茶並不設酒。穀人往矣伊人渺。珍重籠紗墨數行。寺中有吳穀人伊墨卿二先生遺墨。前詩正在錄呈。而吾師適以詩飛示云。偶過雙樹聽琴韻。不向紅橋問玉簫。平仲古陰濃蓋竹。辛夷新葉綠於蕉。悟開梧月鏡窗夜。擬待荷花池露宵。同是隨時愛光景。惜

無單老共今朝。注云。中丞適以蘇齋談詩畫冊索題。冊名燈窗梧竹圖。余復次韻奉呈云。梧竹詩情久寂寥。鉤天復與振風簫。苦痕恰好連雙樹。孟玉生與雙樹庵僧並號樹庵茶話何煩配一蕉。謝絕春游過僻地。直須雲臥到深宵。笏庵近在安家巷。畫理真堪永夕朝。適吳笏庵京兆以邗江寓居畫卷屬題。卷中布景。正連及虹橋以西雙樹庵一帶。故及之。吾師近以老眼模糊。懶於作字。有以書畫求題者。輒草草應之。與人來往小簡。往往狂草錯互。有須以意會通者。惟有求擘窠榜書者。則無不應。蓋不甚甚費目力。且易於縱腕力也。然亦極有斟酌。近有新庶常以匾式求大書。乞作紹衣堂三字。吾師磨之。越日將原紙送回。並加一小箋。云。此三字不難一揮。惟有人問所據何書。我不敢以康誥之言對也。其矜慎有如此者。

眉壽說

雲臺師嘗與余對坐。良久熟視而言曰。君眉間有二長毫。此壽徵也。經典中屢言眉壽。如綏我眉壽。以介眉壽。眉壽無有害。眉壽保魯。眉壽萬年。儀禮士冠少牢皆有此語。鐘鼎文字中。言眉壽尤多。其文象形爲𠂔。直是畫出眉壽之面。前數年嘉興老友張未來相見。其眉間亦有毫長出寸許。時未未年已七十六。余曾作眉壽說貽之。今君眉與未未同。益足證經典中眉壽之象。惟眉壽古多而今少。豈今人固不如古人哉。

按吾師今年八十有三。眉卻無毫。或曰有壽而不必長眉者。未有長眉而不壽者。然細察吾師耳間。有長毫數莖。而余耳際亦微有毫。記得相書中云。眉毫不如耳毫。耳毫不如項下縑。今眉毫耳毫皆有微。惟項下縑。則尙未詳辨耳。

紅船

今大江往來之船。以雲臺師巡撫江西時。所製紅船爲最穩。且最速。嘉慶十八九年間。始創爲於滕王。

閣下。後各處皆仿造。人以爲利。今湖北安徽。以迄大江南北。吾師所製之船。隨在而有。船中小扁。多師所手題。有滄江虹木蘭身曲江舫宗舫諸號。數十年來。利濟行人。快如奔馬。開物成務之功偉矣。吾師嘗爲余述在江右時。偶以事遣家丁回揚州。恰值風水順利。朝發南昌。暮抵瓜州。若非紅船。斷不能如此快速也。因製一聯。懸於舟中云。揚子江頭萬里浪。滕王閣下一帆風。

相府新舊門聯

雲臺師舊宅。在舊城之公道巷。自回祿後。始遷居新城南河下康山草堂之右。余於數年前。初到揚州。卽謁師於舊宅。巷口有石牌樓。大書福壽庭三字。大門口貼八字大聯云。三朝閣老。一代偉人。時觀者多以爲疑。謂師之枚卜。在道光年間。何以有三朝閣老之稱。不知師於乾隆六十年九月。已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則閣老之稱。由來已久。或又疑一代偉人四字。頗嫌自誇。余初亦無以應之。後讀雷塘庵主弟子記。乃知師於嘉慶五年。在浙江巡撫任內。奏陳籌海捕盜等因。曾奉有顯親揚名。爲國宣力。成一代偉人之諭。此是敬錄天語。並非自誇也。後吾師亦微聞人言。遂於新宅大門。改書云。三朝閣老。九省疆臣。則更不招擬議矣。

按王蘭泉先生湖海詩傳中。吾師詩下小傳。有年華正盛。嚮用方殷。加之以開物成務之功。進之以誠意正心之學。洵一代偉人云云。似亦敬本褒嘉之語。而吾師究以爲涉自炫。故改書之。老臣謙抑之盛心。可以風矣。

太傅銜

雲臺師以今年丙午鄉試。重宴鹿鳴。大吏奏入。得優旨。晉加太傅銜。並有三赴鹿鳴之望。榮寵極矣。

按吾師以太子太保原銜。越加七級。而至太傅。如斯曠典。前此所未聞也。謹考本朝滿漢大臣。

生前以太傅加銜者。如金文通之後洪文襄承疇范文肅文程鄂文瑞爾泰曹文正振鏞長文襄齡不過六人。餘如馬文穆齊修端純國維修忠勇國綱奉文勤寬謝清義陞楊敏壯捷顧文端八代王文恭項齡張文端英朱文端軾錢文端陳軍蔡文恭新董文恭諸皆由身後贈太傅銜。其由太子太保越贈太傅者。則惟劉文正統勳一人。若吾師之躬逢其盛。真稽古之殊榮。科名之曠遇。宜邗江士大夫歡欣鼓舞。嘖嘖以爲美談矣。余客居。無以爲賀。獻一聯云。異數超七階。帝眷東山謝太傅。嘉賓付三肄。天留南國魯靈光。但求切。不求工也。是年江南副考官黃徵三通副贊湯。爲吾師門下士。由金陵闌中。寄聯相賀云。鸞詔親褒。歷相三朝賢太傅。鹿鳴重宴。同年一榜小門生。亦工不足而切有餘也。又山西平定州張石洲穆以集杜句。賀雲臺師重宴鹿鳴加太傅銜楹帖云。從來謝太傅。祇以魯諸生。師甚賞其巧切。而外人多不以爲工。

按杜詩。奉觀嚴鄭公廳事岷山沱江畫圖詩。末聯云。從來謝太傅。邱壑道難忘。又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詩。中一聯云。恥爲齊說客。祇以魯諸生。不稽其出典。不知其渾成也。雲臺師有老妾劉恭人。卽嫡配江夫人之媵也。師兩次斷絃。得其內助力爲多。生子祐。登道光癸卯鄉薦。現官刑部山西司郎中。劉得四品恭人封典。女適吳刺史公謹。崧園閣老子婦也。今歲七十壽辰。師許同人爲之製錦稱觴。余亦製一聯。往祝。句云。鹿宴沐恩濃。正及臣門膺曠典。翟衣襄政久。更看子舍策清名。翼日。師親來謝步。並曰。此番同人所贈聯軸頗多。惟閣下及右原所撰句最佳。右原句云。溫溫恭人。母以子貴。潭潭相府。日引春長。先是右原以酒筵獻。吾師以手簡謝云。此席恰爲煖壽而來。煖者溫也。所謂溫溫恭人是矣。右原卽因此製成聯句。莊重渾成。真可入余聯話也歟。

廣廈

壬寅年。因避海警到揚州。借居流芳巷張松厓郡丞容園中者三閱月。水木之勝。甲於邗江。今歲重至